貞一齋詩文稿

貞一稿序

夫為大而無當徃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林枯槁果於遠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儒者而稽之章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騁上下横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稿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嘆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

寄詩二車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
西山來示余此稿槩葍百數而㮣度若一其武當山
賦與巢湖等詩論症詞澹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
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徃而知所至與雅頌廢風氣降
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
愈少非詩少也微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須
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
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
無知者亦云然耳茲所以資吾掩卷之歎而尚悲其

志也世之觀人者往往循名遺實靡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允不可而衆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謹先歸此槁竢休告叩雲谷相與并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貞一稾叙

爲蒙體禦寇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恢廓胸臆欲與天地無際其智豈不能知踐乎實遵榘度之爲中若是者盖亦激於卑陋汲溺之累而不自知其爲賢知

之過也有人焉得其清虛廣大者而寄跡焉以行吾平實榘度之素則其於道何如哉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厭世溷濁霞裾星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溟滓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渴然入與元德大宗師留輦轂下交當世偉人魁士聞見滋博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稿名貞一者如泉涌石竇日𣈆日新如雲幻晴峯愈變愈麗比興序論粹乎儒者昔人言天上無凡俗神仙世無仙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性如吾聖賢聖賢不作仙

亦夫之見豈人心沈溺不獨吾遊方之內為然耶自濡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之道昭若發矇矣本初一榻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窓夜氣閒然全體豁露于斯有得則顧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矣余安得從君抵掌跋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芻狗陳言相視一笑至洽第三禩倉龍癸亥中秋友人眉山劉有慶志善父謹叙

朱鍊師文集序

勤者為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曩遊

京師獲識本初朱鍊師於環樞堂下讀其詩則排體五言學工部長句與文則馳驟老坡間時本初已四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日不暇給然省其私稍有餘力則卷不釋手夜讀由乙至丙以為常吾固知其必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迨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役役事窠臼語言或者不知蘇為何文杜為何詩者有矣況老氏學者歟況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況四十五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

其家學有所從歟環樞尊師以清靜佐化理文采動公卿若漢蓋公唐吳筠者本初出入贊襄其間而有所講益歟不然顧其所學之勤之進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何歟後之為學思有進者展讀茲卷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聞道子貢亦謂不可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丙書

貞一稿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輙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屑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一稾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為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謇澁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閒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嗇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為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為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

矣而集以爲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尚有廣予者

乎觀其書者試以集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

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伯生甫書

貞一稿序

吾嘗怪夫言出於聖賢者謂之經出於諸子百家者

謂之書均是言也經與書何爲而别乎道有隆汙言

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爲也經書之分故判然若天之

尊地之卑高下之位確乎其不可以相踰也秦漢諸

人刻意詞章以專門名家樂毅李斯屈原司馬遷班

固楊雄之流號稱獨步雖然以擬諸經可得乎臨川朱本初儒家子也爲黄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予同山處京師與予同　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予長於本初四歲則其年之相若也予自四十来言語詞章漸刋落而無爲非無爲也吾聞諸教父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今觀本初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志方鋭也用志鋭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可同日語焉或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

以損及升於　朝也則以益盖山林以道相高而
朝廷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
混其處焉亦孔子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
所望於本初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
初之志哉不然予與本初又何以為居同山處同朝
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之文欲徵予言
而為之序為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本初之
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粗非人之所
能為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將不歟是書

為貞一齋文稿敘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

子元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貞一藁序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為文辭有行焉而為德行動為之用静為之體也然其所以歷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乎易道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為詭辭動於行而行為怪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盖原於易然而踈之為莊周列禦寇庚桑楚計

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尚行有不待言而至於動為文辭又皆離去垢濁而適乎清虛亹亹然斐斐然進於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真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違其與觀乎天文人文者固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子法中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遊比年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迹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形之篇什有風人詠歎之思而無山林愁悴之音南歸專席玉隆因即其齋居之名而題其彙次之編曰貞一稿懿夫體易之

言予嘗讀易而知動之爲動盖風行水上其卦曰渙渙者天下之至文也因其有行而文始生焉非其動之所形能致然乎故水之静者爲淵而動者爲波凢其大波之浩渺小波之瀹湙者風觸之耳而水固不知也不知故一一故能貞然則君之所以貞夫一者雖形之於動而實未嘗不本於静也予非知詩者而知君體易之意深矣廼爲之評曰君之詩似吳宗元丹邱而遠遊之跡過之君之自得似髙摊川司馬子微而顚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返之於静以知終

終之此顯道神德之能事而貞一之極功也予之視
君其猶龍乎何可及哉何可及哉東陽柳貫道傳父
序實天歷紀元之歲十又一月之丁酉也

貞一稿序終

貞一齋文

臨川朱思本本初父

武當山賦 有序

僕以大德癸卯至大己酉一再遊武當其山水之勝仙靈之迹聞見雖習而賦詠莫傳往來于懷益增兹歎葢懶與拙并無以發其興境與神會斯能屬其辭理則然也延祐四年春夏之交由梅溪趨五龍過南巖登大頂下元聖宫經福地橋出九度澗宿留久之周覽

舊遊遂爲之賦賦曰

余嘗窮江淮之奇觀兮以滂游於漢沔朝馳余馬兮鹿門夕以跨夫三峴相羊乎鄧穀之墟容與乎均房之向商於阨其北戶巫峽屏其南面天作高山寔爲武當矗立萬仞巇蔽三光盤薄千里鴻洞回邅其爲狀也崆嶢巘嶙蔡蘂萃嵂嵬崔嵳巃嵃嵯岌嶪崣嵼峕峉嶕嶢嵫岏崴嵔崛岉嵤嵬巖嶭嵲嶷硉矹嵰嶮嶔崟嶅嵕崤閜嵾岆嵽嵲拖蚩尤之雲旗厲康口之天柱忽飛蓋以相追乍峩冠而獨步矯龍馬之騰驤

睨狻猊之蹲踞吻哈呀兮欲噬翩聯翩兮未舉變怪百出瑰詭萬狀應接不暇心目惝怳乃經北麓陟巻阿振衣兮先登乘風兮浩歌俯梅溪之清駛瞻五龍之嵯峩長松鬱以交錯巨石戞其磊砢既冒險以徐行亦逢夷而屢憩羡麋鹿之優游喜猿猱之儇利羌吾行之蹇拙眩嵌石而驚悸彼荷篠之丈人何乘危而掉臂爾其出幽谷臨飛橋翦風磴凌山椒豁蒙蔽空洞寥軀屏翳乘招搖山靈肅以前驅雨師紛而清道振鼓鐘之鏗鍧耀旌幡之紛倒朱門豁兮洞啟金

碧輝其相冐厥有至靈尊臨大庭鎮北配水虛危之精披蒼髮兮儼服隱元旌兮翠旍龜虵盤蜒以著赤風霆揮霍以流形仁存不殺功極扞禦時暘而暘曰雨而雨忠者致於君王孝者盡於父母斯作休於邦家亶聰明曰元武元元爲天之正色武有止戈之文三月三日爲神降生於赫

元后同符兹辰爰封香幣歲致明禋聞

聖壽於無疆與兹山而匹倫播元風於廣宇溥嘉惠於生民紀盛事於穹碑有吳君之所云若乃循山而

東窮極荒遠探黑虎之幽岩逐青羊之芳硐紛藤蘿
於木杪强躋攀於分寸類太白之危途殊王陽之峻
坂歌竹枝之到退甚木皮之流汗陰木蔽日元蟬噪
風名花異石錯落其中珍禽奇草時躍時從方瞳綠
毛白叟黃童餐霞之侶采藥之翁亦往往而相逢何
南巖之奇詭隱靈蹤之烜赫聳曾樓之十二列威神
之五百岩崖炳其相輝丹青黯以無色下臨不測之
淵上有試心之石欻冉冉兮上征撫曾臺之遺迹敞
洞府之幽深閟雷聲之淵默鬼怪潛藏陰陽著靈紫

霄展旗三公九卿金鎖獅子疊字大明絲以崇墉蔟以畫屛晝則祥雲隱空天風流鈴萬籟並作宫商和鳴夜則素月交暎天燈熒熒迸若飛電飄如流星𥳑時顯而時㝠爾其衆峯之尊粤有大頂中啟洞天逈絶塵境皇佳極風羣帝所領下包渾淪上徹溟涬轉岧隈而仰視極霄漢以彌高梯絶壁之崚嶒凛方壺之巨鼇抱琪樹以返顧淙赴壑之驚濤恨羽翰之無從約飛仙以遊遨歷天門之九重乃平平而蕩蕩諒無階而不升砥瑶壇之尋丈俯烟巒之萬疊競奔騰

而趨向擢金莖與玉筍盡殊形而異狀謂天蓋高於茲逼焉有仙則名於茲息焉於是徙倚徬徨俯仰周旋感雲軿之來下泠風馭之翩翩授以長生之訣畀以青瑤之編慨塵緣之未息乃稽首而言還遵彼故途載行載止飛泉泠泙蘋草霏靡飄飄兮襟裾逶迤兮荊葹曾晝景之未移已届乎南山之趾徒觀其希夷故隱丹竈茖封標名福地樓殿玲瓏寶奎文之璀璨表元聖之新宮蓄泓泓之明鏡卧沉沉之雄虹淵曲折兮九度雲晻曖兮千重若乃異人之所廬神物

之攸處裂石室之髓垂瑶珠之露風雷之變化山君之呵護蓋亦得窮探而悉舉也高情渺然蒼山相摩呼吸之氣想通帝座遡風援筆而為武當之歌歌曰蓬瀛雖異遼海隅兮崑崙雖大邈西極兮未若茲山峙中國兮斂福錫民昭聖德兮繄神之都於皇赫兮祚我皇元千萬億兮

登武當大頂記

延祐丁巳四月壬寅蚤作自武當山真慶宮登大頂初穿林莽尋微逕可五里所碎石磽确壞木從衡逕

漸湮蕪乍升乍降萬木交錯葉或大如萁或小如棠茸或直上數十百尺或樸樕扶踈皆昔所未見質諸野人亦莫能盡名也復多花虵土蝮聞人聲輙趨避惟山蛭尤病人藏敗葉沙土中着屨即蝯蝺而上初如毛髮既飲人血彭亨徑寸長倍之故行者每數步必自視其足見亟抉去否則流毒爲瘡痏非旬月可瘳盖山蛭多喋巨虵鱗甲中螫人非水蛭比也又七里所緣青壁攀藤蔓而匍匐登返顧嵌巖幽深草木葱蒨惟聞水聲淙淙莫能窺其底也咳唾笑語山谷

響應怪禽飛翔大如雞鶩小如雀鷃光采絢爛鳴聲清越非所嘗聞強以其聲之似人言者名之則有不空中空尤為異焉靈草敷榮多黃精芎藭草烏大黃之屬又七里所至下天門峭壁如削辮竹緊其顛縋而下約可六丈餘側足石磴間援竹而上始也懼而顫中也勇而奮既至也則恬而嬉天門砥平可尋丈兩石對立上合而中通謂之門亦宜至此山蛭虵殆皆無所見矣山誌云是為太安皇㕓顯定極風二天帝所治復上五里所為三天門其勢視下天門差平

夷而從廣倍之喬松怪石天風冷然長蘿卷絏芬芳襲人過此以往無復甚峻亦繚繞百轉又數里乃至絕頂甃石為方壇東西三十有六尺南北半之中冶銅為殿凡棟梁牕戶靡不備方廣七尺五寸高亦如之內奉銅像九中為元武左右為神父母又左右為二天帝侍衛者四前設銅缸一銅爐二缸可盛油一斛燃燈長明爐一置殿內一置壇前四望豁然漢水環均州若衣帶其餘數百里間山川城郭皆髣髴可辨俯視羣山盡觧比在山足千態萬狀如赴如揖如

聽命待役焉者天宇晃朗風景淩厲或云率以五鼓東望日出尤爲奇觀則又知非徒泰山天壇衡嶽之爲然惜怯露宿未暇驗其說也盤桓久之乃逡巡而返至真慶午陰微轉大率爲里僅三十而真慶下至分道口平地又二十有五里云

故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吳公誄

延祐六年夏五月二日丙辰榮祿大夫大司徒饒國吳公薨嗚呼哀哉哲人云亡民將疇依悠悠蒼天胡不慭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此理之常五福既備令

名孔彰先民所稱死而不亡行由謚顯德以誄揚爰
託旒旗膚寫憂傷其辭曰
伊昔太伯至德作吳綿綿洪緒實基厥初猗歟番令
美化宏敷漢祖錫封長沙是徂廟食于番世遠益崇
昭穆繁昌令聞攸同自公二祖積行在躬養潛樂幽
食報宜豐逮公顯考奕葉彌芳持平閭里言不否藏
宜顯而隱孰云不揚篤生我公乃熾乃昌岐嶷其姿
貞固其操學探淵源理窮旨奧溫兮如春時雨斯膏
肅如秋霜匪怒伊教禮賢下士汲汲孜孜揚善掩惡

遐邇寔師仁親為寶勞謙自持不矜於人無競惟時
年踰不惑喪亂式逢東西震驚大小哀恫不恒厥居
視天夢夢屹然自守亦惟我公自守伊何潭潭公府
義以為門仁以為宇莫之或欺孰予敢侮天道無親
善人是與惟公仲子實掌元門善服明訓有德有言
奉祠桂館慶會風雲於赫四朝恩數駢繁位以貞人
表以元德永言孝思嵩高維則閒歲歸省莫匪帝力
疇昔之歲公及希年　錫命元德束帛戔戔侑以上
尊乘傳言還僉曰休哉公則慊然碩德升聞誕膺

明制玉堂虡席以企以俟　武廟龍飛益隆孝治擢
拜司徒位亞三事即家開國瑞慶大來公與夫人寵
命寔偕上及顯考爵同秩異葉茂根榮流長源邃延
祐之初公壽八旬故若稽故典惟帝時遵　帝曰俞
哉申錫惟均明明元德載馳載驅式燕以衎承顔悅
愉名動中朝榮耀鄉閭桂䕺具芳蘭森其玉簪笏滿
堂雍雍穆穆五福攸敘惟公備足永錫難老齊老逾
難公與夫人攸處安安天爵斯崇如陵如山曰惟晚
香堂匪虡構鄉以祿名惟天所授里曰具慶地同恩

厚嗟嗟松栢歲寒彌貞仁者必壽宜享百齡如何寢
疾遽夢奠楹嗚呼哀哉木落山頽天降時喪悲風興
感零露方瀼走獸狂顧飛鳥失翔嗚呼哀哉昔公之
存邦人寔依如彼河山以潤以輝如彼鸞鳳是則是
儀今公徃矣云胡不悲嗚呼哀哉嗟嗟諸子痛哉奈
何元德純孝淚如戀河五内崩摧孰如其他燕吳萬
里長路漫漫欲濟無梁奮飛無翰擗踊哀號靡有夜
旦　帝閱其衷驛傳斯畀乃命奉常易言定謚慰彼
孝心以勗有位僕之於公東西其州生髮未燥景行

前修少長學道息影丹邱乃遇元德雲湳龍游拜公於堂職由師故温温其言循循其度佩公之訓感公之遇云何六年俛仰今古堂堂遺像目想心存琅琅德音胡可再聞不弔昊天殞鳳摧麟嗚呼哀哉日月遄邁靈輀既還翩翩丹旐於彼山田素驥悲鳴黯若新阡嗚呼哀哉嗟予小子承諱驚惻目短凄風魂飛凉月百身莫贖寸心如割矢辭告哀永慕增怛嗚呼哀哉

予幼讀書知九州山川及觀史司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馬後登會稽泛洞庭縱游荆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郊結輒燕趙而京都實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於桐栢又南至於祝融至於海徃徃訊遺黎尋故迹考郡邑之因革覈山河之名實驗諸滏陽安陸石刻禹迹圖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圖乃知前人所作殊爲乖繆思構爲圖以正之閱魏酈道元註水經唐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元豐九域志皇天一統志參考古今量校遠近旣得其說而未敢

自是也　中朝大夫士使于四方冠蓋相望則每嘱以
質諸藩府博采羣言隨地為圖乃合而為一自至大
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
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漲海之東南
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絶罕稽言
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於斯類姑用闕
如嗟夫予自總角志於四方及令二毛討論殆遍茲
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後之覽者庶知其非苟
云

北海釋

四海其東與南者密邇中國人得以耳目接也西海雖遠在數萬里外而驛使賈胡時或至焉惟北海不聞所在孟子云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是則指古之孤竹秦漢之遼西今之永平而言實東海也今考大大磧以北金山之東水皆北流赴大澤中大澤綿亘萬里蛇龍居之蒲葦生焉舟車不通故莫有絕躍而北者然則大澤之外海之遠近不可知已金山之西水皆西流經諸藩絕域咸會於西海云

和寧釋

和寧即哈剌禾林乃　聖武始都之地今領北行中書省治所常以勲舊重臣爲之外則諸王星布碁列於以藩屏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鎮云

八番釋

八番宣慰司都元帥府治順元統八番安撫司番各有府州軍名復有順元宣撫統蠻夷部落長官十數處播州宣撫統黃平府思州宣撫統鎮遠府又各有部落長官葛蠻都雲永順南丹安撫金筑府又各有

所統州縣部落長官無慮數十百處皆溪洞險阻地窄而名猥多茲得以畧

兩江釋

邕州之西曰左右兩江北接八番西抵雲南南距交趾地方千里列田州來安鎮安思明太平路軍民總管府分統州五十餘縣二十餘絕長補短州不能百里或一二十里皆溪洞險阻非有城池兵甲又非有貢賦之益徭役之奉也地窄而名猥多茲得以畧

雷說

雷之興隆隆焉其甚也轟轟焉號號焉其震於物也奄焉以滅靡焉以碎不疾而速不見而彰其爲神也審矣世之言震於人者則曰是爲惡者惡稔帝怒故使震之予曰不然今夫牛馬畜獸蠢然無知或震焉是不必爲惡而後震也或曰此釋氏所謂輪迴果報者昔嘗爲人惡未罰今其形獸也心固人也故震之予曰是大不然今夫木石偃然無情或震焉又豈爲惡輪迴者耶人之生百行莫先於忠孝世之不忠其君不孝其親滔滔者皆是曾不斯震顧乃及無知之

畜獸無情之木石耶是必不然也然則其震於物者果何為者耶予曰雷者陰陽之氣磅礴奮激固天地之怒氣也惟人與獸或感惡氣以生復丁是氣震以滅矣木石則適遭其逢耳作雷說

擇交銘

蛇毒有形觸之斯至鴆毒有名飲之斯斃弗觸弗飲雖毒莫致人而不仁甚於茲類輕言托交蘊毒孔熾妒婦是媒狡童是肆我心坦兮寧不斯畏戒之戒之書紳以識

故保和通妙宗正真人徐公行述

公姓徐氏諱懋昭字德明世為饒之餘干州社林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以儒名家積善所鍾至公而顯公生於宋淳祐庚子總角就學通經旨知古今事即喜讀道書訓以舉子業則曰是假聖人之言為干祿之舉非吾事也弱冠父命之娶輒不樂或數日不食乃從其志為老氏學今贈通真觀妙元應真人松隱張公時管轄信之龍虎山上清宮道愈著聞遂俾公從之游松隱公見公風骨不凡即命師今開府儀

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特進上卿志道
宏教沖元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
張公數年學成著道士服寔宋之咸淳戊辰也既而
遊衡廬名山遇真人授異書能役鬼神致雷雨祭星
斗弭災沴所至人迎候之唯恐不及宋故相古心江
公碧梧馬公尚書東澗湯公皆以道學名世少所許
與公出入其門獨加禮異時人榮之至元丙子開府
公從三十六代天師應　詔入覲明年天師還山開
府公留侍　闕下又明年公遠來省侍留二歲亟請

歸且曰以清靜無爲之道佐　聖天子致太平某不如師棲遲林壑笑傲煙霞師當無以奪其志遂翩然而返綸巾葛屨上下仙巖山水間搜奇抉勝將構别館爲報上計久之得仙源馮氏宅撤舊而新是圖越□年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象設精嚴鼓鐘森列視龍虎諸别館爲傑出名之曰仙源觀居無何又得故里張氏宅易爲觀亦如之名之曰神翁大殿之東廡爲祠堂歲時享祀其先世示不忘本也又以符水濟人獲報禮則爲觀置恒産積穀至數千萬斛人或

誚之恬不以為意值歲薦饑饒信之民無所得食公則出穀貸人或值以遺之全活者無慮數百千計未幾仙源神翁俱被
璽書庇衛公乃分命其徒主之往來徜徉其間以開府公所授宗旨覺悟後進參以儒術品節之故其徒皆穎異秀發卓為道門師範大德士寅
制授提點常州通真觀事錫號保和通玅崇正法師公陞坐演法常之人爭先快覩闔所未闔觀恒產不贍公均節委積權其贏為構玉皇閣皆前所未有也皇慶改元
制加保和通玅崇正真人仍

主通真觀公拜命喟然歎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況黃冠野服之人敢冒是以為榮乎是歲來歸惟以琴書花木自娛餘一無所問延祐丁巳開府公壽及希年公入侍逾月告別曰師好住　上國彌千二百壽某歸老故山不復闗人事矣至治改元春走介致書開府公中多微辭意復慷慨且囑元教嗣師吳公全節以報　國事師為第一事大類訣別語夏五月庚寅居仙源丈室以微疾屏藥餌越三日癸巳脩然而化春秋八十有二遠近聞者悲愴曰是呪符水以衛

我者是儲穀以食我者今亡矣夫公天性孝友恭儉事師如父待其徒猶子雖命為真人秩視二品以開府公為之師其徒登金門綰銀章者層見疊出公恬處其間草衣木食無異昔時户庭授受語默以道森乎其相承煥乎其相輝人莫能窺其際也不齷齪為世俗小謹居鄉里未嘗乘馬齒益老步履如飛接姻朋尤稱信厚人有急力振之或悖理傷道必奮怒揮斥改而後止人亦憚之而不敢為也嗚呼古之君子道德充於內仁義施於外致君澤民故天下後世聞

其風而景慕之今 公寄迹老子法中道德脩於身光於山林仁義行於家化於鄉閭而不求知於當世豈易之所謂肥遯者歟高第弟子法師雲石李公立本嘗事開府公於京師徒孫今贈粹文冲正明教真人秋岩陳公義高事 晉邸著名當時皆先公遺世爲徒孫而雲仍系之者某某以某年月日奉冠劍藏於某鄉里將乞銘於世之大君子謂思本爲開府公門生且知公最詳俾述其行思本辭不獲已敢摭事實次其顛末爲之狀云謹狀至治元年七月九日成德

體元貞宏遠法師杭州路元玅觀住持提點朱思本狀

祭元教大宗師張上卿文 同盧彥迪 呂巖亨 唐嗣雲 趙嗣祺 李師周 陳恭初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相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張公之靈嗚呼我公生有異質道德昭融威儀靜謐夙邁 世皇訏謨密勿清靜無為民以寧壹歷事 五朝恩寵如一手提元綱措之安佚秩視台司乾乾夕惕曰慈曰儉動罔不吉宜逸而勞匪作奚述

中嶽授閒得請　武廟授大弟子俾嗣宗教濯濯其英煜煜其耀道統有傳寧赫斯熾孰休而浮孰寐而覺七十四年坐觀元抄脫屣塵寰恭帝之召白雲在天笙鶴長嘯哀哉斯人誰能不弔某等逃儒學道景行真風拜公於堂寔開顓蒙晶熒秋高姁婾春融逾三十年燕鶡蛇龍仰公之德如山之崇懷公之恩如水之東今公往矣弟子曷從式瞻仙斿廣漠長空寄哀斯文追慕何窮

送李士元秀才遊學序

士生乎今之世不汲汲於進取惟懼乎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者是可尚已至治三年有司遵舊制舉進士凡明經義工文辭者莫不奮迅鼓舞由里胥籍其姓名行業上於縣大夫縣大夫上于府州守府州守上于　省　憲二府乃就試焉二府定其可舉者升于
朝禮部總諸道之所升更考試之加察詳焉拔其尤者以貢於　天子中書定其差等而官之不十年服金紫者前後相望去賤貧而即貴富無先於此途者宜乎為士者遇斯時而奮迅鼓舞也盱江李生士元

挾策西遊訪思本於王陰覩其貌粹然接其言温然
得其所為文雄深閎大博雅奇正其辯明其旨遠非
潛心聖學未易到也以是而取高科不啻俯拾地芥
方且僕僕行後邈乎不以為意是豈異於人情哉生
之言曰昔者顔曾大賢得聖人而師之樂乎道不以
窮困嬰其心足乎己不以利祿移其志吾心誠慕之
吾將遍遊大人君子之門又恐知乎無進吾以道如
顔曾之過者耶嗚呼生可謂志於道者矣方今
聖君賢相求賢如不及若生之才其不遺於山澤也

審矣於其行姑以是贈

星命者說

世有星命者流其法列十二宮定太陽躔次以人之生時從太陽宮推知命緯之所在又推而知限之所至其主則日月五星益以羅睺計都紫炁月孛曰十一曜推其躔次喜怒命限值之而知窮通壽夭焉謂之五星以人之生年月日時配以十榦十二枝由始生之節序先後推而知運之所值五行生尅旺相死絶而知吉凶禍福焉謂之三命挾斯術以遊於通都

大郡下至閭閻田里比比皆是也予客京師十有五年所見名動公卿者數人自謂人之死生得失悉能前知斷以年月無毫釐少差薦紳交相薦譽招致賂遺殆無虛日輕裘肥馬光采照地由是而獲祿仕者有之時予居道宮甚無事旦夕與之遊處因舉平昔所記貧富貴賤存沒年命凡數十以質之十不一驗焉予固疑之久而得其說焉其見遇於公卿也推之則曰某時遷某時相某時受　上賞壽八十餘若干或踰七十其見接於常人也推之則曰某時獲財某

時成名某時大顯壽如前所云聞者莫不欣慰歷歲時閒數十百人中幸而有驗者則奔走相告語曰某術士神人也由是而名聲日彰遊從日廣其不驗者問之則曰今雖未驗當在某時其人益信之日夕延頸以俟至期復不驗問之則曰非吾術之踈也若生時之誤也或語他人曰某之命貧且賤或不能至大官問予以富貴何時予嗤其不自量也懼其怒且罵也則姑應之曰某時富貴今而不驗乃求之於余余豈司富貴者哉公卿歲有誅者死者謫者左遷者咸

未聞其前有言焉及是而問之則曰吾固知其然也彼方赫赫有位吾其敢昌言以賈禍哉聽者不察遂以爲神嗚呼雖其挾詐規利亦患得患失者有以成之也患得者惟恐其言之不吾與患失者惟恐其言之不吾固遑遑焉汲汲焉惟命之推術者揣知其如是則累十百言以諛之其既也驗者恒少誕者恆多少者揚之多者藏之爲之者則洋洋然自得而無愧矣然則其何以矯之曰君子居易而已

吾族孫好謙書

來書云今秋又不復就試非有他見求異於人知命之窮而安之耳辭意詳雅勤勤懇懇惟以進德脩業為事此誠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求之於當世未易多得況吾宗予數十年來吾宗衰微倒指男子不滿百人親筆硯者僅十數人陽初兄種學積文雄深博雅年踰七十其無意於人間事固所宜然雲童弟家學有傳聲華籍甚居貧不能自振年少而行純業精而質厚者惟好謙耳

仁宗皇帝即位之七年　詔天下舉進士好謙實與

是選明年戰藝於京屈於人而歸延祐七年　聖天
子龍飛策進士如舊制予留京師意好謙必遂成名
後聞好謙以星命者言運限未通不就試予甚疑之
去年南歸相會時不復以往事為詢今詳來書所謂
命者果性命之命歟抑星命之命歟若性命之命則
遊於草廬先生之門十年講之熟矣若星命之命斯
惑也已夫星命之說始於唐李淳風袁天綱言人休
咎若合符契自是寥寥七百餘年豈天生二人亦猶
麒麟鳳凰千百年乃一見耶今之星命往往揣度附

會以媚悅於人以圖利其身人所趨則譽之人所背則阻之所謂吉凶禍福如響者求十一於千萬吾未之見也昔柳渾童丱時有神巫告之曰若命夭且賤爲釋可以逭死位祿非若事也渾父兄俾從巫言渾曰性命之理聖人罕言巫何盡之學益專卒爲唐名相終上壽世祿不絕此已然之事也好謙知足以明理學足以别偽於星命之説奚信之深守之篤耶今夫人有疾病必求醫藥設有星命者謂壽命不可延遂信之而屏藥餌坐待其斃耶將聽命於醫以全其

生耶此理昭然無足疑者雖庸人孺子皆能知之孰謂讀書學道者反泥於是乎哉且思本之所以相勉就試者非爲干祿以榮其身以及其親與宗族也誠以古之人學聖人之道非獨善其身而止耳將推而廣之以施於天下國家也好謙之爲學實專且久而就試又二科其終惑於星命之說而無意於是乎其務積之深且厚而後爲之姑以是爲說乎區區之心好謙亮之而已敎門小厄重屢慰問學道者不以外物累其靈臺好謙知我必不爲是戚也夏秋來弱質

多病俗事滿前甚無聊賴得書黃昭然易齋說後一篇眞起予者比去年所見𢧐製此作超詣矣入山以來詩文姑錄十篇同至幸相與講明之新涼宜向學勉旃毋怠

與歐陽南陽書

昨令姪來辱書知太夫人即世匆卒奉狀申唁不敢以他辭綦孝思相距無三百里甚欲一見開我茅塞奪於多事未能也孟子云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兒童時

讀此書知勞心以治人者爲貴而勞力以養人者爲賤也僕客京師時抗塵走俗足下所見未嘗不以勞力爲愧恥嘗思高蹈遠引亦足下所知也然而心甚安閑冬春之夜必然燈讀書夜分乃寢率以爲常三年來眼漸眵昏此事始廢去年承　恩洒埽玉隆意謂晨鐘暮鼓之外無一事役心惟當讀書學道以自怡悅耳入山以來田園蕪穢倉廩空虛嗷嗷待哺者日數百人執事者類皆闒葺齷齪苟度歲月無毫髮公勤心一旦更張懼駭觀聽依違與處事事曠廢扶

隱剔蠹事隨日生每撥冗開卷讀未竟一篇即俗子滿前喧嚣盈耳形勞神罷未有如斯之蹙者曾不若居京師時勞力而息心之爲愈也足下氣剛而行純學博而才贍長篇短章浩若河漢鏗若金石僕素所敬服異時常有所作詩文每欲舉似及見佳製輙羞縮不敢出因又得發我蒙鄙信乎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違離二年僻處邱壑既自遠於縉紳先生凡所交遊未見如足下者疑義無所於析固陋無所於資取之而莫予益也作之而莫予正也足下知予心樂

乎否也春中過我胡乃食言秋風蕭蕭益增企慕江西大參公邁先生提舉損齋先生憲幕德機先生理學精微作古文行古道追配古人者學者之宗師也足下不爲思本來寧能不爲諸公一來乎來示云左丞楊公參政佟公會問拳拳於僕自顧空疎何以得此於二相豈足下平昔揄揚之至耶客秋道古洪二相皆已去位今春得之傳聞相繼化爲異物矣可悼可悼近會省憲諸公知　中朝名賢陞擢之詳成甫太常同僉伯生翰待制可與中書檢校官泯之丞相

長史文兆監察御史凡此數公皆足下所厚善者聞之必爲之彈冠也壽體多疾謂已服雄附五十餘隻鹿茸一斤一見驚駭此二者性極燥烈固嘗與足下論之人之初生禀受元氣有強者弱者強者血氣盛壯弱者血氣衰微盛壯者少疾衰微者多疾理固宜然不幸而遘疾則必假藥石以療之疾退則已未聞藥石可以補益元氣如粱肉多食也大抵南方之人質弱者多僕素弱者多疾往歲爲庸醫所誤服雄附二十餘隻初亦無他逾年疾作遍身疼痛溺赤如血

越十旬他醫進木香流氣飲百餘服乃瘳初無燥熱之劑皆平劑也前年冬有疾又爲庸醫所誤服雄附十餘隻疾益增天啓其衷悉屏去熱劑進木香流氣飲又百服乃瘳足下蓋親見之自是厥後燥熱如雄附之屬絕口不服二年中乃無疾此已試之效也足下理性甚明衛生之道胡爲迷復余懼子之服彌多其發也遲而害彌甚也今雖無他後將噬臍平生知己莫如足下故不敢不盡忠言惟高明其圖利之

聖治太平宮神龍記

至治三年冬十一月予被元檄至江州聖治太平宮
宮中人為予言去年夏秋之交霪雨彌月弗解乃七
月十二日夜二鼓宮之東山相距可十里所有龍出
焉破仙公塘並北山緣澗而西過深秀堂歐陽道士
方寢覺山水驟至室中汩汩有聲撫床水已及席亟
攬衣起將呼同居人走辟忽覩窻外紅光絢爛如晝
流黃氣襲人歐陽心知其龍也即屏息立水中俄頃
光滅水退又西過雲無心堂堂之北疊石為牆甚堅
壯至則徹底衝決又西壞牆壁經漆工萬榮甫兄弟

寢室中覺水及膺如溫湯方驚起有物若巨木拂床而過紅光閃爍奪人目睛瞬息間已在戶外異香芬馥良久又過齋堂後循簷而西簷十楹中一柱獨摧毀意其微轉身所觸也又過一室屋壞東西壁而出適竹林則及澗中矣旁一室有鍛者胡道士奉母偕寢其中暴漲及席窓外紅光皆如歐陽所見又西至宮前過朝眞橋澗南酒家篝燈未滅兒啼呼嗄遂違而北去經田中曲折復西乃入大溪明日視所經行草木咸無所傷惟流黃氣經日不散予師桂心淵棄

絕人事修道茲山二十年不他適主深秀歐陽師時趺坐別室謂所見與歐陽同予師生平無妄語是可信也吾聞龍必居深山大澤人迹罕至之地積數百千年時至氣化乃乘風雲雷雨而徙居長江大海焉然其名有二曰神龍曰應龍其應有二曰瑞曰妖其居也休徵備至人和年豐其出也不犯人畜無損室廬其在江海也歲爲霖雨以澤萬物斯神龍也瑞也其居也沴氣所感菑害並臻其出也發屋拔木傷人害稼其在江海也歲大旱若罔聞知日以覆舟殺人

磨牙吮血為事斯應龍也妖也今是龍之出恂恂若畏辟然其為神龍瑞應也審矣易不云乎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傳曰二與五應大人者君德也飛龍在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謂也方今

天子龍飛異人間出吾知夫是龍之瑞之應賢主人宜當之見　宣室承龍光不遠矣是為之記

送數學柳茂林序

數學之行于世尚矣自羲文設卦觀象聖賢間作演以十翼至宋布麻衣希夷堯夫探賾索隱發揮盡矣

與時予客京師公卿間言數學必以長沙魯叔寧爲稱首予不及知也薄遊廬山解后清江柳茂林實爲叔寧高第弟子推人窮通言輒奇中予於豫章天慵熊先生贈行詩序知之天慵爲江右儒宗重與許其言信而有徵然則茂林雖未得比肩麻衣輩亦見叔寧家學有傳矣吾聞元會運世之說包羅天地洞測古今安樂窩廢寥寥且二百年茂林嘗有得於是否行役匆匆未暇請教過我錦帷尚當與予論之

送族孫文中携墨遊江湖詩序

墨之爲用大矣結繩始遠墳典聿興上而史館纂修下而文房賦詠以至閭閻市井紀録瑣碎靡不資之然而世降俗薄苦良雜出偷糜之法不傳上下千數百年作者雖多惟韋仲將李廷珪擅名耳族孫文中性幾遇異人得秘法製墨簡極精妙予客京師久聞之而未見也去年南歸文中遠遊未返至治三年冬十二月拜予于玉隆出橐中墨試一用之輕清芬馥元光照人實佳製也質諸羣公之格物者咸謂信然且相率爲歌詩以美之嗟夫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

有佳墨可得蕭子良潘谷不可得斯令爾來乃遇賞音所得不既多矣乎雖然吾猶有說惟至誠而無息守是道而不變將見韋李不得專美于前矣文中其勉之文中字元吉爲滁州史君九世孫自幼好學頗能詩詞亦吾宗之可進於道者必有感於斯言也

謝東碧哀詞

故玉隆提點宮事教門高士東碧先生謝公洪之新建縣西山古源人也世爲儒家厥祖父俱有時名公自幼穎異未弱冠從父命爲老氏學於玉隆宮師碧

潭劉先生經史百家之書靡不該綜性命之學尤所
明達善爲文章自娛詩律清新文法條暢而已不爲
刻深險怪語本乎天性冲澹發於篇翰理則然也貌
莊而氣和詞婉而理勝其事上也順而不謟其接下
也肅而不威信於朋友仁於僕隷蓋有道君子也由
掌書記元學講師提舉知宮累遷至提點職是宮凡
三十年人雖甚安於公而公之志未常一日不在投
閑至治二年夏六月得請歸所居景福堂日與琴書
爲友晨香夕燈之外無一毫役心事余聞公名久南

北驅馳暨來主王隆始識面談笑如平生懽益信公
名不虛得也泰定元年春正月丙申以微疾脩然而
化春秋六十有一其徒熊君通復某某如喪父母哀
動人人將葬遠近之人能文辭者皆代挽者作歌予
識公雖未久而知公則深故作哀辭以誄公德以遺
熊君以解其悲哀云其辭曰
墨名儒行兮自古所推公生儒門兮黃老是師惟經
惟史兮造次弗違貫通古今兮何有羣疑詩詞絢美
兮文采陸離幽居元默兮厥闡四馳執經論道兮妙

析精微鬼神奔走兮恒擁衛乎皐比仁以爲居兮弗崇以甲義以爲路兮弗峻以夷春蘭秋菊兮郁郁菲菲卿（去聲）雲朗月兮靄靄輝輝仁者必壽兮胡然我欺甲子甫周兮溘埃風其遄歸厥徒蒸蒸兮惟慕師其以悲聲嗚悒（烏合反）以怫鬱兮涕泗漣洏識與不識兮累扼腕而歔欷夫身爲大患兮患將何施悟浮休之妙旨兮詎終然其肯迷嗟令之人兮識者爲誰紓悲哀兮作哀詞以道抑悲兮夫何思

送祖師沈無庵詩序

世稱善相者自謂閱人貧富貴賤言無不中雖唐舉許負復生不吾若也僕南轅北轍所見殆數十百人率皆如是然徐察之則往往以人之禮遇厚薄爲譽毁久而驗其說未始不繆也因疑傳記不可盡信所謂唐舉許負亦若人之儔耳至大辛亥僕奉詔代祀海岳承傳道劍江解后相師沈無庵年九十有八出示前朝大士當世名賢贈行詩卷心固奇之言予平生得失無毫髮異臨分又謂予自此十年當驅馳不息一再承

恩時行李蕭然盃酒之外咸無所贈意謂已往之説
適幸而中初不知其神也泰定改元春暮訪余玉隆
猛憶前言若合符契噫吾今乃知唐許之術世所必
有特以偽亂真滔滔者皆是不可多見耳翁之壽考
甲子行且再周方將縱遊名山閱世觀象非有道之
士能至是耶此又唐許之所未聞者再見何時尚當
驗今日所言爲翁大序之

壽杉賦有序

洪之丹陵觀晉寧康間神仙普惠真人鍾離

嘉故宅也仙手植二杉老幹蒼古中空外榮綿歷千載陵谷凡幾遷變而二杉閱世如朝暮豈與仙俱得道者耶遂爲之賦賦曰

繄晉代之靈迹兮彌千歲而不泯民屹鍾仙之攸宅兮帶長江之匯回沄山莽蒼倉而糾紛兮羅萬木之瞵鄰瑸賓夫何二杉之神怪兮異寘靈與大椿嘉普惠之手植兮狀亭亭以肺肺沛雲泱烏朗切鬱以垂覆兮岌中天之華蓋擢厥胡而益茂兮匪甘棠之能配摧枯朽以換骨兮閱桑田之横潰嵌空畏烏賄切佳祖堆切

神龍所蟄兮感震電之陸離崇外飾而驚世兮被緑毛之襂參纚西 憑后土以旁礴兮蟠鐵石之委逶蛇移載螢光之容裔兮仰三光而蔽虧登高邱而遠望兮聳金莖之露盤排雲氣而俯視兮眴眩龍鱗之斕斑巢丹鳳於赤霄兮聲噦噦烏誨切 而徃還鬼神崩奔而呵護兮何斧斤之能干沐膏澤以饕露兮恒披拂於元風耿青熒以燭天兮含夜氣之鴻濛晞扶桑之拂日兮越滄海而來求嗟孔明之老柏兮終煨燼而莫留惟兹杉之得地兮仍羽人於丹邱彼菊水能益

壽兮豈金丹之不佯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永懷
永懷兮天表弄明月兮紛窮寵山峙兮川流嶺亘固
兮奚修天長兮地久期浩刼兮同休

真拙齋銘

聖門之學六藝爲先良工教子箕裘是傳爲學爲工
維巧斯得緊厥拙人其何能格用拙存道拙非其真
用長用大先哲攸陳莊生寓言方叔玩世苟以爲真
亦維斯戾惟巧爲詐薄俗日滋不有真拙孰矯其非
余子名齋真拙是扁于以銘之勗哉無靦

贈陳明元數學說

金川陳明元得堯夫數學遊江湖訪余豫章客舍議論英發顛倒坎離衡從古今亹亹可聽余曰元未易明也子能明元斯元矣且夫數之為學本於易元之為說出於老聃易與老皆聖經也而其說則異今子言數而徼諸元得無戾乎曰參伍錯綜通其變極其數齊小大辨吉凶非易傳所云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以觀妙有以觀徼同出異名同謂之元非老氏所云乎用有萬變其體則同言有萬殊其

至則一余極元以明夫道窮理以行夫數何戾之有噫子之說誠是矣雖然吾聞數之爲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成變化行鬼神舒之則周流六虛卷之則洗心退藏非若今之言數者拘拘於吉凶禍福逐逐於聲利得喪也以是爲元惡得不戾夜氣寥闃月影在窗味羲易之微言參老氏之元旨當有悟入堯夫之學庶乎其有傳矣子勉旃

儼齋箴

行中書省都司張君資深甫扁燕居之所曰儼哉清

江范德機爲篆二大字眉山劉損齋記之廣信彭幼元爲之銘資深不鄙徵予言遂作箴以獻亦古者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古之君子有德有言威而不猛望之儼然吾友張君師必先賢視聽言動無黨無偏以儼名齋肅恭是蹈外雖儼然温其無暴苟失厥中不幾予傲雖有昌言人孰吾告正襟危坐惟儼若思所思伊何政化是裨張而不弛文武不爲操之有道實儼之宜肅肅張君保茲令德匪惟色莊必正必直受命咸宜匡此

王國野人獻蕆敢遣三益

衡岳賦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而其神最靈有國家者歲一致祀昭彞典也

仁宗皇帝踐祚之初元思本以外史承應　中朝奉詔代祀夏六月乙丑至祠下瞻喬嶽之巖巖睹威儀之赫赫穹窿炳燿動心駭目猗歟盛哉既齋沐越二日丁卯行事禮成登祝融絕頂天宇廓清南眺九嶷北瞰洞庭崙崑泓汯若几席

間物亦天下之竒觀也環山東西佛刹道宫
凡數十百區往往擅泉石之勝極金碧之麗
周覽以還賦詩三十韻留嶽祠越十有五年
重祠庭主人既不復見留題亦罔知所在矣
因閱石碣所紀内翰竦齋盧公集賢員嶠李
公秘書伯雍馬公奉常亨之元公平章迂軒
趙公俱以代祀託諸詩文用彰盛美思本所
著獨無傳焉雖才名不逮諸賢而
國之明禋神之靈貺其可無述追憶舊游遂爲之賦

云

昔在帝姚允協重華秩四岳以作鎮視羣望而有加

惟祝融之奥區距中州而孔邇跨洞庭之浩瀚俯蠻

貊之鬖髿南通五嶺北控三巴石廩岌嶪寶洞硆砑

啓朱陵之秘府實炎帝之攸家鴻洞翕忽含元化以

長養兮極蠻陬之瑰詭卓犖恢廓統地壹以磅礴兮

匪瀟霍之能比日月肩摩以旋轉兮望不周而對峙

雲雷噴薄於山麓兮沛沅湘之溶濇空瘴癘兮海濱

絶妖氛兮四裔伊

聖皇之御極播聲教於窮荒挼前王之踵武歲有事
於南邦重廷臣之妙選發金碧於天藏於鑠
王命遵彼周行載馳載驅莫敢或遑南伯攖以承
詔寮寀奔而肅迎振羽衛以首路紛總總其靡寧戒
飛廉使先驅兮班陸離而啓行摶夔魖以遠屏兮忽
揮霍而宵征拖虹霓於青霄兮何旟旐之從衡也磕
雷霆以晝晦兮何鐘鼓之鏗鍧也爾乃協靈辰考恒
度倫羣僚列鹵簿執豆籩陳簠簋牲牢豐禮樂具陟
降在庭賓贊有叙乾清坤夷陰闔陽煦風縱縱兮欻

來靈煌煌兮在御鑑　皇明之至仁錫繁釐於黎庶

斯　有元之盛典宜享祀乎中古至若窮山水之奇

觀訪仙釋之遺蹤旛幢杳靄以無際金碧璀璨而爭

雄搜靈怪之惚恍稽象罔之鴻濛達性命之元理非

世教之攸崇豈斯文之或缺亦空言其奚庸辭曰

祝融峩峩殿南荒只興雲致雨昭靈光只在昔巡守

令則亡只歲修明祀開前王只軺車萬里馳康莊只

金繒赫戲粲輝煌只欽時五福彰吾　皇只南伯祇

若羅椒漿只牲璧旣潔明德香只撞鐘考鼓聲喤喤

只人和禮備神具享只雲車風馬去復翔只眷眷南
土垂休祥只蠻夷率服斯民康只吾
皇萬壽思無疆只祝融享祀彌天長只

弔杜子美文

逾衡湘以南邁湖耒水之瀕沄訪先喆之陳迹得子
美之孤墳古木鬱以交錯穹碑摧而未泯敞祠堂於
中野置遺像於遊塵朱子愀然作而歎曰鴻荒汗漫
古往今來聖賢間作邈矣遼哉或興文化或樹武功
其人雖遠聲耀無窮惟風雅之既變實王道之始衰

逮乎誼之耿耿繼植槃之恹恹梁陳靡而不振隋唐
趨而莫回振大雅於流俗必天挺之英才在彼杜陵
寀依閶輔有開必先流芳恕預維嶽降神揆于初度
篤生大賢厥聲載路緊先生之妙齡實開元之盛世
究墳典之精微集百家之同異倡渢宏之大音偉經
緯之奇器土苴以爲功名浮雲視其富貴登吹臺以
結交極酣歌而肆志高稷契以自期陋雄皐而遠致
何歲月之遒忽驚素絲之斕斑竟蹉落以無適抱荆
璞而長歎斯獻賦於蓬萊錫胄曹之微官屬蕙運之

中否慘氛祲於長安妻妻孥以奔竄脫虎口而生還
聆清蹕以慷慨覩漢官而洮瀾拜拾遺於倉猝補袞
職於艱難當陳陶之喪師明相臣之無辠嬰逆鱗於
九重斥司功於畿外徒四壁而無歸遑倉皇而顛沛
履蜀道之險艱匪故人其誰賴將時危而事異位公
卿而獨驕諒草堂之難久乃出峽而逍遥下荊門以
北望慨京闕之迢迢悲湘纍之孤墳絶洞庭而遐招
謂湖南之可依忽梟獍之羣起幸脫身而宵征復掛
帆於湘水望九疑之差峩叫重華而陳理干聶令於

耒濁鑽斗酒之豐美天將喪於斯文厄先生而遂巳伊文章之得失與世運而推移耿精誠於日月冐忠義於虹霓豈太白之詩名敢先生而並躋斯名教之攸係亘萬古而相維何世儒之齷齪辨斯墳之是非酹清樽以長嘯與天地其無虧

遊廬山記

延祐三年冬余行役江淮舟過潯陽南望廬山煙雲卷舒積雪如畫釋舟至太平宮因訪董仙種杏壇拜有道心淵師游東西林寺問惠遠樂天陳迹過虎溪

登香爐峯時連日陰霾不暇周覽信宿遂行至治三年冬復遊太平宿留彌旬雪後正晴偕鶴臯侍鍊師游清虛觀登天池寺夜觀文殊聖燈訪圓通大士酌廬山第一泉宿康王谷景德觀觀距水簾洞尚十餘里欣然規往道人云層厓雪消深谷石滑窮冬多虎不果行遊荊林市過山南撫淵明醉石浴溫泉弔靈溪觀三將軍祠歸宗寺羲之故居拜修靜老仙宿簡寂觀觀開先寺青玉峽瀑布龍湫明日當訪棲賢寺三峽橋五老峯三疊泉而風雪大作足倦輿闌遂由

星渚問舟南歸矣廬山勝遊僅得其半不見五老峯
是猶未識此山真面目也泰定二年春三月奉
詔䜣衛元教思本乘傳播告江南秋八月甲辰次德
安縣乙巳東行入廬山約驛人毋馳驅逢佳山水必
解鞍登臨乃經柴桑栗里到醉石溫泉靈溪歸宗宿
簡寂方丈丁未晦次南康驛郡守汪國良謂余明日
過五老峯下當見尋真三疊泉而樓賢三峽橋亦兹
山奇觀恨背馳耳余問故曰郡城西北距樓賢十里
驛道當正北行不敢迂也九月戊申朔至五老峯下

入白鹿洞拜文公遺像已酉登尋真觀五老巖巖直
觀之西矗立萬仞雙劍諸峰環拱于右彭蠡三江交
會於左跂若鷹揚踞若虎視丈人之俯東滇仙掌之
薄洪河殆不是過也由觀之北五峯之東披荊榛沿
溪行可五里得龍湫石壁嵌空洞戶深黑飛泉激射
寒氣襲人又東北窮水源轉山麓躡巨石攀危藤彌
高深益峻險曲折屢渡戰棹却立架木爲梁以度陡
絶者三又十里見石崖高可百丈餘東西北峭拔無
梯惟南通磵路仰望一水東出宛若天潢尊者云自

古未有能至其顛者莫知水之所從來也經石梁下流如煙如雲如縠如布可數十丈又經石梁變態萬狀日色晃曜如瀉明珠嵐光映帶如張貝錦又數十丈經日梁愈近愈明珠簾乍開銖衣縹眇鮫綃復合玉珮璁琤微風動搖飛霧噴薄百步內草木皆綴金璫又數十丈乃赴澗中澎湃洶湧奔雷戰馬不足以喻其勢矣正東一石平廣高及下石梁之半遊者皆憩于此注目凝想澹然忘歸廬山秀甲天下而此泉甲於廬山信非虛語日轉山陰凜乎不可久留道人

王一山候山下具午食已過吴章山昭德觀夜宿
寶嚴上方庚戌復到太平會道人熊觀静淙洞觀待
鶴皋抵掌話舊自謂廬山佳處已得十八九三子則
曰未見康王谷水簾棲賢三峽橋終未識廬山全體
也噫予嘗觀古之人擅一邱一壑之勝者黄綺之於
商山晨肇之於天台向曲之陶華山之陳皆終其身
而弗去葢心與道俱境與神會雖被之以黻冕享之
以鍾鼎有不屑顧焉若矣予何人斯膠轕世故三入
廬山幽深奇詭之邃寘搜遠覽之娱且未之既尚何

古人之敢望哉王事靡盬明發遂行姑記此以贈太平三子無亦使廬山之佳勝無傳焉

榕說

百粵之地有木焉魁梧偃蹇蓊鬱雲霧大或十數圍高百餘尺始見以爲荊揚之豫樟也迫而視之橫柯曲幹樛斛求乙𠃉屹枝間垂絲至地輒復爲根久益長大根幹連絡至有一本數十株大蔽十畝者問諸其人曰榕木也冬夏恒青地煖所宜若嶺北繁霜雪則不能植矣予心異之曰是大可爲梁棟小可爲欂

櫨構大廈需良材中州未之有也行昭梧間有根株摧仆枝葉委積者泥沙汨其外螻蟻室其中匠者莫之顧樵者莫之取也私怪而問之則曰是木也其大蔽天鳳凰不棲焉其深徹泉蚪龍不親焉妖狐鬼魅之所憑依毒虺之所穴藏人莫敢睥睨者令也幸而為雷所震為材則脆瘣而速橈為薪則渚洽而含洳無適可用斯亦揑於地與糞土俱腐而已耳予於是有感焉不仁而在高位豪猾與游逋逃與歸上以罔其君下以賊夫民神怒而不知人怨而不恤其不為

百粤之榕木而踣於震雷者幾希吁

廣海選論

五嶺之南列郡數十縣百有一十統於廣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廟堂歲遣郎官御史與行省考其歲月第其高下而遷之謂之調廣海選仕於是者政甚善不得遷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貪縱不法則左遷而歸之是選焉終身不得與朝士齒雖良心善性油然復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則孜孜爲利旦旦而求汎賊其民而魚肉之其志則曰

吾知豐吾財利吾子孫而已撫字非吾事也吾身之不能恤庸詎知夫吾子若孫不肖是而獲仕於中州乎部使者每至必相語曰某郡瘴癘甚業邑猺獠殺人某使者行部幾不免焉則巧計而趨避之民之冤痛號呼者終於無所愬而止故地益遠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甚則疾視其上構結徼外蠻夷憑陵郡邑賊殺長吏之禍成矣是法也行之且五十年大府知之而莫之言也言之而莫能變也令之論者必曰

世皇混一區宇法制具與遠邇無廢小大不遺後之人循守猶恐弗及敢輕議乎嗚呼

世皇之制豈端使然哉法無不弊弊則必更明王治天下之要道也夫以海隅之於天下猶爪髮之於人身也雖微且末或披焉或折焉則舉體爲之不安遐陬僻壤一夫不獲其所撞搪呌呼扇動遠近中州江淮之泜庸獨安乎昔者李唐之制重內輕外班生入朝以爲登仙趙宋之法遠近適均偏方一隅無足多論然則今日之事將奚師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

而舉遼

開府大宗師張公誄

維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
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
張公薨於大都崇真宮明年二月庚申嗣宗師元德
真人吳公奉
勅戒其徒真人陳君提點薛君以喪歸于故里令
天子即位嘉念舊臣
勅有司具葬事泰定三年冬十二月甲申葬公于南

上公官第一品宜得謚于太常元德公以公未葬弗敢請也門生朱思本感公既厚知公亦深懼盛德之或泯（音民）敢斯文之有缺乃作誄曰

在昔炎漢天作元輔功成不居飄颻遐舉追彼赤松保厥宗祀枝庶分流益大以國自河徂江乃樂玆土峩峩象麓清淑攸貯篤生安惠實纂洪緒康穆克紹奕奕俁俁禮義舟輿詩書干櫓無競於時德施斯溥爰暨文簡其大有容內韞修能外示樸恭既積既厚乃啓乃崇學有仲子實惟我公圖精輝降方祇秀融

孝友天至允執厥中韜光隱德伯父是從眷此龍虎
實爲公宫
世祖文武車書混同乘時奮發上下雲龍密勿對揚
曰惟清淨
帝曰俞哉克底文定遂藏竹宫式彰神應昭事上元
期集于正曰雨曰暘無爽惟令肇錫嘉名上卿定命
銀章錦衣以表德行安車朝夕禮異朝請僉曰休哉
公亟 音棄 推屏勞讓自持韶合前聖乃眷文簡試郡
允臧于蕃于宣于浙于江赫赫厥聲煌煌其光實啓

信封伻熾伻昌伯既純雅季亦溫良晦迹彌固宜壽

而康猶子令器聯璧爲郎剔歷中外玉振金聲曰族

曰姻必取其長由公筮仕朱紫輝煌逮事

成廟寵錫益稠玉冠大圭周爰咨諏匪伊祀事惟道

是求公益沖退密贊　皇猷

武皇御極無德不訓謂公元老鮮克與儔秩以特進

位冠列侯公則引年願返丹邱

武皇曰吁卿爲

朕留勿煩以事慎爾優游授大弟子事我

明辟人亦有言弗慮胡獲其獲維何
帝命元德維此元德孝思維則實總元綱小心翼翼
敬恭明神以佐
王國克長克承載振載輿于公有光四方是式煌煌
仁宗恩數彌極秩亞台司賜逾萬億上逮祖考卹典
大行遷國於魏潛德昭明八世惟師徽號誕膺厥徒
錫類濯濯其英或秉懿德或負才名維公之故均被
寵榮或佩銀章或錫珠瓔或栖巖谷或侍
闕廷克繩祖武靡驕靡矜公則乾乾大懼滿盈祐治

之間歷事
五帝眷遇弗衰公實厭世辛酉維夏灤京告瘁元德
克孝覲受帝祉返我神都遽絶人事維莫之冬脩然
永逝
帝命元宰率爾多士祖道於郊哀榮亦備白雲悠悠
元景翳翳飛霙散花縞素孔異元德摯號將奉與俱
皇帝曰嘻爾其輔予往送於南申飭爾徒英英冠劍
在彼中塗靡聞不駭靡見不趨式遄其歸乃返故廬
人亦有言曠世所無元堂未掩日居月諸王事鞅掌

朔南其居元德純孝痛甚剌膚歲在丙寅得請於
上爰
勑外廷俾以禮葬羽褒崢嶸鳳軼音邛宏敞白驥連
山素車彌望南山崔嵬既叶著龜靈風振音皓月流
輝白鶴朝唳元猿夜啼我公永歸無復還期思本於
公信撫壞接亦惟世姻幼慕明喆庚辰拜公公歸自
北時方齠齔諸父是挈長生撫頂實懷舊恩少長學
道素志獲伸聿來京國幸奉晨昏溫溫我公厚德深
仁約我以禮博我以文出入

禁闈惟公所援使於四方訓辭是遵再膺
明命薦刻攸陳義則師友恩猶至親吁嗟我公胡遽
而仙惟公之精兮揭日月而麗之惟公之靈兮峙山
嶽而萃之惟公之道兮超元氣而出陰陽其莫追惟
公之德兮益昭代而舉流俗其弗逮蓬瀛返乎故居
兮詎塵世之可縻榮華溘其朝露兮公令笑而奮飛
悟莊生之微言兮齊死生於無涯苟予懷之既達兮
奚惆悵而共悲酹清尊以長嘯兮誄盛德於旒旗破
羣迷於當世兮曠悢悢而不疑

貞一齋文終